

嫖客露底成了日军发动“9·18”事变的借口之一



胡平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朝野齐心投入的情报系统;也没有一个民族像大和民族这样,情报观念几乎根深蒂固于全体成员的血脉。本书梳理日本漫长的情报站历史,揭开隐藏在黑黢黢迷宫中的、以帝国与天皇的名义开展的日本情报战真面目……

【上期回顾】

在中国的一些资料里,称日本的女性情报人员,有许多出自于札幌的“妓女间谍学校”。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是“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和“大陆阿菊”。日本国内流传的资料,和中国的有很大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日俄战争期间,确实有这么一群女人,以妓女的身份做掩护,有意或无意地在为日本获取情报。

历史纪实

1927年6月,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了所谓“东方会议”,提出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并决心诉诸武力。此后,独占“满蒙”,全面侵华,已经作为日本最高国策公开化了。

日本人没有料到的是,最初是以投靠日本人起家,早年在日俄战争中为日军效劳,后来当上奉军首领的张作霖,却成了“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日本人劝张作霖“隐退”,但遭到他的拒绝。接着威胁说,要解除他的武装,他仍不为所动。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四处调兵遣将,抓紧控制东北各战略要地,等待下手时机。

1928年6月初,张作霖决定动身回沈阳。临走前,日本人对他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终不改口。

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处,轰然一声巨响,张作霖乘坐的专车第三列,被事先埋设在桥上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身亡。此为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

张作霖死后,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获悉,立即赶回沈阳,极力稳住东北局势,直到6月21日,才正式公布乃父的死讯。数日后,张作霖遗体隆重下葬。他的棺材放在几匹战马拉着的炮车上,缓缓通过挤满围观人群的奉天大街。随少帅张学良一同送葬的高级来宾队伍里,有一个个头不高却身板结实的日本人,他一身素装,眼睛里噙着泪水,脸色显得尤为沉痛……

“皇姑屯炸车案”直接出面指挥的,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这一事件幕后的主要策划者,正是此人——土肥原贤二。6月3日晚上,在车站送走张作霖后,正是他立即将后者所乘车厢的号码用电报报告了河本大佐,致使爆炸一举成功,而且目标十分准确。

土肥原贤二,1883年生于面临濑户内海的冈山。像许多陆军军官一样,他家境贫寒,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驱动力,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当然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土肥原成绩名列前茅,特别是学习语言,他有着特殊的天赋,最终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能说四种方言。这一点使他备受重视,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只在甲府步兵第5团任过很短时间的少尉团副,和其前辈福岛安正一样,即被调到参谋本部情报部,任中国课中尉课员。当时,他才24岁,被派遣到中国张家口进行情报活动,两年后回国。

在陆军大学深造几年后,土肥原贤二晋升为上尉,任参谋本部情报部的部副。1918年12月,奉命接受张作霖的聘请,到当时的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任军事顾问,两年后解聘回国。1913-1931年期间,张作霖、张学良先后聘用日本顾问18人,其中军事顾问

13人,私人顾问3人,普通顾问及警察顾问各1人。

1922年,土肥原第三度派到中国,在参谋本部派往北京的“坂西公馆”任辅佐官。由于他能说一口地道的北方话,北京话、东北方言也精通,加上与人交谈时,总是裂开一副厚嘴唇憨笑着,给对方以诚实、无诈之感,常常不需要什么乔装,便可以一个人跑到任何地方去从容打探;他又尤其了解东北、华北地区的形势,对直、奉、皖系军阀各自的硬处与软肋,弄得彼此倾轧、相互内斗的挑唆活动。“皇姑屯炸车案”后,他被调回本土,任新潟县高田步兵第33团大佐团长。仅仅过了一年时间,1930年1月,又被调回东北,任关东军司令部副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

1930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烟俊六少将到达东北,率领关东军的参谋们进行了第四次“参谋旅行”,在这种所谓的“参谋旅行”中,先后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情况。据他们估计,当时,整个东北约有25万中国军队,其中沈阳附近约有2万精锐部队,并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而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因此,日军必须制订“以寡制众”的方案。

此外,自1931年初,每逢周六,关东军参谋部都举办了策划和研究侵占中国东北的研讨会,满铁调查部、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有关人员也积极参与。

西军阎锡山送回太原,唆使其出兵华北,牵制东北军,使张学良不能顾及东北;再勾引在河北的军阀石友三参加反对张学良的联合军事行动……

1931年7月,以与东北军合作进行“对苏作战进攻的研究”为名,关东军有了第五次“参谋旅行”。其中,在“中国马调查班”班长竹下美晴的陪同下,到北满地区作了详细的侦察。“中国马调查班”只是代号,直到“9·18”事变发生,这个班才去掉“中国马”这一掩人耳目之词,恢复了本来面目——关东军调查班。

就在关东军参谋们第五次“旅行”的7月,土肥原贤二指挥日籍间谍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他们策动朝鲜农民移居长春郊外万宝山,侵占当地农民土地,从而引起双方械斗。然后,组织报纸进行歪曲事实和煽动性的报道,引起了朝鲜国内强烈反弹,在汉城、仁川和平壤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万宝山事件”,一下子让全列岛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从社会舆论上为侵华战争铺平了道路。同年8月,土肥原贤二近两个月前,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他们伪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准备经洮南返途中,于26日,在兴安省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属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

吴宏在期货市场上赚到了第一个100万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吴宏家境贫寒,他有操盘天赋,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他的白婷之间。

【上期回顾】

吴宏在深圳没什么亲人,他唯一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老乡白婷。白婷是个内心空虚的大美女,和前夫离婚后,获得了巨额家产,她爱着吴宏。在吴宏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她介绍他认识了第一个期货市场的高手——林峰。然而,韩洁的出现使她认识到,吴宏并不属于她。

都市情感

次日,林峰打进了3000万资金到宏雅期货公司。

吴宏打了个电话给林峰:“一口不能吃下一个馒头,你后面的资金还是分开到其他期货公司好一些。”林峰在电话那头说:“难得你会这么想。”林峰在批准了吴宏未来几个月的操作计划后,因香港有急事需要他处理,就留下吴宏单独指挥作战。9月下旬,吴宏看到绿豆市场的成交量仍在不断放大,中午收盘的时候吴宏在散户厅里转了一圈。他惊讶地发现公司大多散户的世华界面都调成了绿豆的K线图。

大家都买绿豆,这时候到底是谁在出货,吴宏陷入沉思,没有人出货怎么会有人买进?这时候吴宏忽然预感到不妙,他转过身,拿出电话,对报单员说:“我想全部出货,把手头的绿豆多单在三天之内全部出完,等调下来再接。”

而事情就这么巧,9月28日当天,也就是吴宏出掉全部多单的第二天绿豆莫名其妙地被冲高打压,接下来的一天又是大跌,从盘口看还没有止跌的迹象。10月8日,期货市场依旧“绿肥红瘦”。绿豆价格继续下跌,当天价格直接跳空低开,市场成交量迅速放大,期价在空方的打压下节节下滑,重要的技术关口也没能带来任何支撑。唯有吴宏可以说在这场战役中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还名声大震。

2001年10月的一天,吴宏来到了利天投资。从香港回来的林峰见到他时,吴宏已经为林峰的账户前后共赚了近2000万。吴宏走进林峰办公室时,看到摆在桌上的,差不多有一米多高的钞票,一时有点吃惊。坐在沙发

上的林峰站起身,笑笑:“一百万,这是给你的,我喜欢给现金,我想请你为我操盘。”

那天林峰的心情出奇的好,他和吴宏说:“你知道吗?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很像一个人”吴宏笑道:“谁?”林峰用手指了指自己。吴宏笑了,谦逊地说:“岂敢!”但其实在他的内心里,他有点不想和林峰为伍,吴宏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

那一年吴宏25岁,而吴宏不知道的是:林峰的第一桶金也是在25岁赚到的!只是林峰为得到这第一桶金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这第一桶金是用一条人命换来的。

林峰是1994年来深圳的,比吴宏早四年。当时他除了一只很小的手提包,没有什么行李,却比那些有行李的人更加沉重。深圳是个激情充盈的城市,同时也充满了失落感,来深圳已经一个月了,林峰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口袋里的钱早已所剩无几了,他让自己饿着,直到找到工作。那天林峰刚出门,要去南方期货公司面试,老天却突然下起大雨来,林峰没有伞,全身淋湿,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林峰来到南方期货公司,恰巧碰到南方期货公司的大户秦雄从加长林肯中出来,门房为了让秦雄先走,故意推了林峰一把。林峰感到莫大的羞辱,可是又说不出羞辱在什么地方。

来到楼上人事部,人事部接待员小姐看到已经被淋得像落汤鸡的林峰马上换上了一副傲慢的面孔,说他们研发部已经招到了人,请回去吧。林峰感到了一天了,走出南方期货公司就发觉腿发软,他靠在路边站了好一会儿。突然开始感

觉眼前直冒金星……

过了不知多久,他似乎听到有人呼唤的声音:“醒醒!醒醒!”林峰努力顶开沉重的眼皮,发现一个女子俯身看着他。一双秋水般的眼眸,一头自然的垂腰直发,那是一种很脱俗的美,她微微一笑,似阳光融融,似碧海晴空。林峰想难道自己是在做梦?林峰当然没有做梦,那个女子就是韩冰,多年后,林峰才知道她还是韩洁的姐姐。

韩冰拿来热毛巾,给林峰敷在额头上,看到他醒来了就微笑道:“怎么样?好点没?”林峰振作精神,晃了晃脑袋,问:“这是哪里?”还没等韩冰开口,他就隐约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在我的大户室里呢。这里不是一般人能进来的。”

林峰勉强坐起身来,触及他视线的是一个有百余米见方的空间,脚下大红色的羊毛地毯铺满了整个办公室。椅子上坐着一个宽额魁梧的男子,一丛浓密的头发盖着脑袋,浓浓的眉毛向两旁竖起,眼睛半闭着,好像习惯了养尊处优,当他注视人的时候,总是挂着冷笑的神情。这个男子,竟然就是刚刚从加长林肯中出来的中年男子。韩冰站起身,又去换了条热毛巾,她一扇百宝格后转进来,林峰才发现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个套间,虽然房门虚掩,但仍然能看出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韩冰没有理会秦雄言语中的不友善,而是关切地问林峰:“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怎么就晕倒了?”

林峰轻声说了自己是来这里求职的,然后就低下了头。“你想想来这里做什么呢?”秦雄问。“想当操盘手。”林峰很快地回答,虽然他的声音听起来依旧很

低。“哈哈!”秦雄大笑,然后轻蔑地说道:“操盘手?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那是拿钱,真金白银练出来的。小伙子,这满世界的人能有资格当这个的,没几个!”

他说完后,放松了语调,用戏弄的口吻问道:“好,你不是想当操盘手吗?那我考考你,人民币升值,商品价格是下跌还是上升?”“跌!”“错!”秦雄道,“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人民币价格低廉将导致国际资本疯狂涌入中国,另一方面,因为国内长期超低利率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过剩资金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商品市场,会使得初期人民币升值反而会加重通胀。将造成资产价格不跌反涨。”

“那么我们该买进?”林峰机械地问。秦雄提高了嗓门:“又错!”“因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而美元是国际市场商品的主要标价货币,在汇率大幅波动期间,我们应当以弱势货币美元买入铜,之后以强势货币人民币卖出铜,这样才可以回避汇率的巨大风险,所以并不是个单纯买卖的关系。”秦雄一字一句地说。“哦!有道理!”林峰一边嚼着道,一边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沉默了十分钟,秦雄看了看电脑上的K线图表,然后回过头来问:“你要不要帮我下单?”这一问不仅林峰愣愣了,而且坐在一旁的韩冰也不相信是真的。秦雄关了电脑,没有管他们,径自走出大户室,韩冰尾随着出来,留下了呆若木鸡的林峰。“为什么要他帮你下单?”韩冰挽住秦雄。“让笨蛋做事,靠得住!”秦雄高傲地说着,但韩冰却不置可否。“难道这样安排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秦雄转头看着韩冰的眼睛,她很尴

尬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被记载得很详”。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

团里的一名司务长见财起意,将中村的金表私自藏了起来,辗转典当到兴隆街大兴当铺。当晚,腰包里钞票鼓鼓的司务长,用这日本人的钱,去嫖了一个日本妓女,后者叫植松菊子。酒喝高了的他,在床上吐出真言,说了这笔钱的来历。次日,植松菊子即将这事报告给了日本方面。土肥原立即亲赴洮南,在大兴当铺将金表赎回。作为中国军队无辜杀害日本“农业专家”的罪证,日本当局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以武力相要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离沈阳北郊8公里左右的柳条湖实行警戒,中午时分,他们抓住在该地区横跨铁路的农民,称其违反了铁路戒严令,须罚修铁路半天。日军强迫后者穿上东北军的半日军装,并在他们埋头干活的时候,拍下照片,冠之以“中国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赫然标题,向媒体公布。晚上10时20分,日军自己炸毁柳条湖的一段铁路,以此为信号,不宣而发,突然袭击沈阳北郊东北军最大的兵营——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随后,日军向沈阳—长春铁路沿线各重要城镇的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